

左右为男

自花儿离开我就一直浑噩昏迷，诸切事宜都由国师一手安排，而我骤然从梦中惊醒时，花儿的棺椁早已下葬了几日。

我不管不顾地冲到了他的坟前，为了不让北漠得知消息反攻，他甚至连墓碑都没有，只有孤零零的荒冢一座。

天很暗，乌云沉沉压境，大雨滂沱而下，像极了兄长死讯传来那日。

我已然疯了，拼命地扒着坟头的土，拼命地叫着花儿的名字，侍从们跪倒一片地劝我，却无人敢上前阻止。

我的手指被粗粝石土割破割烂，雨水混着泪水落在上面，浇下鲜红的血来，迅速又在地上簌簌淌成沟壑的水洼，而我却毫无知觉，只机械地、不肯停歇地把土扒开。

国师匆匆而至，拦住了我的发疯：「别这样。」

我不听不看不理他，只如困兽一般死命的挣扎，直到他低吼出声，似雷一般炸响：「你难道要把此事闹大，让整个边城都知道，让北漠得到消息，让傅将军白白枉死吗？！」

我猝然顿住，睁大了双眼，磅礴的雨珠子像石头一样砸下，像无数把刀刺在我的身上，我却无知无觉，窒息片刻后，终是再

也撑不住地狠狠跌落在地，死死攥着他的衣袍嚎啕恸哭：「你把我也埋了吧！你把我和他埋在一起吧！」

他搂紧了我，声音晦哑得厉害：「别这样，他不会愿意看到你这样，不会愿意看到你下半生去祭奠他.....」

「下半生。」我癫狂地笑出声来，「我至少还有下半生，可花儿.....花儿却永远都没有了！」

我知道一切皆因我而起，却仍是忍不住对国师心怀怨怼恨意，若他放任我魂飞魄散，不入轮回，所有事情都不会发生。

或者哪怕他问问我，问问我愿不愿意用最在意之人的命换我那虚妄的来生，我都不会像如今这般痛不欲生。

「国师.....大、国、师.....」我眼中蓄满了泪，心痛如绞，一字一恨地说道，「国师大人，料事如神，逆天改命，终助我成天煞孤星，现今景状，你可满意？」

他神色狠狠一震，两肩骤然颤了颤，双目通红道：「祥儿，这绝非我本意，我只是想救你.....」

「救我？」我心口骤痛，眼泪似是流不尽般滚滚而落，「我最爱的人，最在意的人，走的走，死的死，你却说是为了救我？你就是这样救我的？」

我死死地盯着他，冷风如利刃刺进眼中，似要沁出滚热的血来：「这世间的人那么多，却偏偏选中我一个。」

「我作孽太多，上天不肯原谅我，我认了，即使孤寂一生，我活该如此，但花儿何辜？花儿何辜！」

「心向江湖，江湖路远，死在半途。」

「我害了他，终究是我害了他！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啊？」

「你告诉我！为什么不是我？！」我失控的攥住他的衣襟，撕心裂肺地大吼，「你不是国师吗？你不是可以预示吗？你为什么不预示他？！你为什么不能救救他？」

他静默半晌，终是垂了眼偏开目光：「.....对不起。」

「.....对不起.....」我大笑出声，状若癫狂，「我不要你们的对不起，我要被对得起！」

「都来跟我说对不起，究竟是谁我对我不起，而我又对不起谁？我.....又害了谁？」

「既然你做不到，为何要答应兄长？为何要干涉我的命运？又为何.....让我重活这一世，痛彻心扉，一无所有？」

「事到如今，徒留我活着，我一个人活着，有何意趣？有何意趣？！」

这些时日，我心里像燃着熊熊焦烈的火，总是沸腾着无尽的悲痛与滔天的愤怒，而在这一刻，它们尽数都转变成了毁天灭地的屠戮之念，促使我双目赤红地逼视他，狠戾决绝地咬牙：

「其实你并不是来救我的吧？你只是怕我应了祸乱苍生的讖

言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救不回他，我便搅得这天下不得安宁又如何？」

我笑着看他，几近癫狂：「你大可看看，这天下之大，还有何人能阻我？」

他静静地望着我，苦楚的目色渐渐沉晦，半晌，缓缓开口：「你别忘了，这天下人里，也包括秦相璉。」

璉儿.....

我猝然怔住，满腔激涌的愤恨在一瞬间冷冻成冰，是啊，还有璉儿。

可也不止有璉儿。

母亲、兄长、傅丞相、百里牧云.....

他们的脸——在我眼前浮现，他们倾尽一切，不惜性命去维护的天下安宁，我如何忍心亲手毁掉。

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。

即便让这天下人都陪我在这人间炼狱，也不会减少我半分折磨。

空气胶着如黏稠的墨汁，天际有闷雷远一声近一声传过来，像无形的锤狠狠擂在胸上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我徒然地松开了攥紧国师衣领的手，万念俱灰地转身离开，每走一步心里的疼就横彻一分，待行至马车前，心口猛然激痛，我再支撑不住地跌倒在地，哇地突出一大口血来，鲜丽的红色混着雨水溅落在地，积成血色的水洼。

国师急急上来搀扶我，我咬着牙狠狠挥开他的手，一寸一寸地挺直脊背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来时的路。

我最终还是只能将花儿留在这里。

留在漠北冰冷泥泞的土里。

再不见天日。

再睁眼已又是几日后，我茫然地坐起身来，却发现手中握着的什么东西，拿到眼前定睛一看，竟是半截白色的神槎木枝。

国师走了，这是他留下用来警醒我的。

我静静地瞧着这莹白的神槎木枝半晌，脑海中全是关于它的传说记载：昔有神槎，皎然白色，祷之无不应。

相传神槎常与返魂树相伴而生，神槎应世人之愿，返魂树可生死人，肉白骨。

我握着神槎木跪在佛堂里，求遍诸神佛陀，殿内却依旧缄静无波，甚至连一丝风都没有，半分奢望都没给我。

所以我的花儿，

我曾经最疼爱过的那个少年，

我最想放他天高海阔的少年，

最终还是死在了我的怀中，

死在了.....他的十七岁。

我头一次觉得活着是种煎熬，头一次如此地痛恨自己，恨自己还阳，恨自己回来，若非如此，他是不是早就脱身而去，早就恣意圆满？

国师预卜的没错，克夫妨子，天煞孤星，我躲得过轮回，却逃不过宿命，终究谶言应验，偌大世间，只余我孤身一人。

我一生都自私地为自己而活，却一生求不得。

总以为权利会给我自由，却不曾料到，追名逐利的代价，是永失所爱，一无所有。

我清楚自己手上沾了多少血，做了多少孽，害了多少性命，也误了璎儿花儿的一生。

我该在地狱里，永远沉沦，永世赎罪。

但我心里却总留有一丝期冀，总觉得我身边发生了太多玄秘之事，或许还会再发生一件，尤其坊间传闻，头七的时候，逝去的人会回来。

可传闻都是假的。

返魂香可生死人肉白骨的传闻是假。

红绳卫命的传闻是假。

头七的传闻也是假。

都是假的。

我知道，我在一次次的失望到绝望中，早就知道。

可当我醉醺醺地从打了烊的酒馆出来，恍然间听到两个异族之人提到返魂树时，我还是忍不住相信了。

我紧紧抓着其中一个异族人，如深陷苦海中紧紧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几乎是语无伦次地逼问着关于返魂树的一切。

那人挑着眉上下将我打量了几番，便笑着告诉我返魂树是他们族里的神树，伐其根心于玉釜中而制成的返生香，香气闻数百里，死尸在地，闻气乃活，他正巧带了一阙在身上，我若跟他回去，他即可找出来给我。

即便是醉的不轻，我也能看出来他眼神中的不怀好意，但长久以来的绝望与痛苦已经将我逼疯，只要有一分希望，我都想死死攥住不放手。

正犹疑的时候，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，而另一个人也在同时迅速地伸手捂住了我的嘴，二人环视四周一番，不由分说地将我往偏僻小巷里拖去。

我惊慌失措地挣扎，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声响，随着挣动踢打不断，酒意也越发上头，浑身都软的厉害，完全使不上力气。

浑浑噩噩之中，他们将我拖到了偏僻角落，两双脏手就朝我身上摸来，我惊恐地大叫，疯了似的捶打，其中一人被我打在了脸上，登时变了脸色，恼羞成怒地大骂，挥手就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我被打得耳畔轰鸣着滚了几圈，满嘴都是溢出来的血腥味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似乎恢复了几分意识，有人将我抱在怀里，一直在焦灼地叫着我的名字。

我无力地半睁开眼，模模糊糊地看见了一张陌生却惶急的脸，我明明不认识他，却在恍惚中觉得他那双乌沉瞳眸格外熟悉，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次，琏儿又出现在了我的幻觉之中。

我悲从中来，颤抖着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忍不住大哭出声，心头涌上无尽的痛楚：「琏儿，花儿死了！花儿.....被我害死了！」

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，用整个身体将我包裹起来，极力地抚慰我：「不是的，不是你的错。」

我猛烈地摇头，泪水簌簌从眼眶滚落，懊悔至极：「我想让他走的，我真的想让他走的，我想让他像你一样，远离我.....远离我便能好好地活着，过安宁美满的人生的.....」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」他拼命地点头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几乎要将我嵌进了骨子里，「我都知道。」

「我错了.....我知道我做错了.....可是为什么.....为什么都报应在你们身上！」我被沉痛悔悟所吞没，「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！应该是我啊！」

我恸哭不已，眼泪像是止不住的洪水般往下流，浑浑噩噩地一直说着话，声音却渐次低了下去，沉沉欲睡，他将我横抱了起来，怀中很暖，渗过衣衫熨进肌理，似是永世沉醉的温柔乡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恍惚中又有低低的交谈响在耳边：

「.....尘埃落定之前，别让她知道我来过。」

「好。」

随即抱着我的人便将我交托给了另一个怀抱，很冷也很孱弱，分明的骨骼几乎膈疼了我，但脚步却是稳的。

我懵懵懂懂地睁开眼，努力地眨了眨，却还是看不清眼前人的脸，只听他低低地无奈叹息：「又喝这么多酒啊。」

我听出来是国师的声音，不禁冷笑一声，一把拽住他的衣领，故意凑近他将浓重辛辣的酒气喷薄在他的脸上：「不喝酒干什么？杀人泄愤吗？就先从你开始好不好？」

他不假思索：「好，只要你高兴。」

高兴？我不高兴！杀了你花儿也回不来，而你死了，在乎你的人就会我一样痛不欲生。

我的意识又坠入了深渊，模模糊糊地只觉得似乎有一只温暖的手轻抚我的发丝，一下又一下。

与北漠使者和谈的事宜照常进行，我命人将北俞关八座最富饶的城给了他们，还大肆兴建了妓馆、青楼和酒肆瓦舍等娱兴之地，又把京都惯会吃喝玩乐的宗室子弟都遣了过去，他们素来纵情享乐，是惯会玩儿花头的，到了边城很快就与北漠王室打成了一片，没多久就兴起了不竭的奢靡攀比之风。

我对此非常满意，毕竟欲使其灭亡，自该让其先疯狂，北漠素擅战矫健，是边疆之地苦惯了的结果，但安逸会使人堕落，刀不磨会钝，我有耐心等。

在废除疆夷遗民的贱籍并换成通用的民籍之后，除了花儿留给我的心腹，我又将疆夷有军事才能的遗民招为了兵将，严令五年之内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必须覆灭北漠。

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时隔几十年，天嬴军中竟又出现了一个战神。

那日早朝前，眉朴正在为我绾发，手突然一顿，便忧心忡忡道：「主子，你又长白头发了。」

我浑不在意地「嗯」了一声，她却又开始絮叨起来：「我就说少熬夜少熬夜你总不听，你瞅瞅你才二十岁……」

我横了她一眼：「你就不能有点眼力见儿给我藏起来？」

「藏起来也还是有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」

「闭嘴吧你，这是本宫日理万机的勋章……啊！」话没说完我头上就传来了尖锐的疼，她把我的白头发拔了，还特意举到我的面前给我看：「主子，勋章没了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算了，本宫身为尊贵的太后，跟宫女一般见识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活了，拖出去打一顿得了。

「主子，你的脸色愈发的不好了，」她又凑了过来，「听奴婢的，今晚别熬夜了，奏折是批不完的，身体才是改革的本钱，林阁老他们年岁已经大了，熬一熬总是能熬走的，您也别太发愁了……」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气死了，但是又没完全死，正当这时承安走了进来：「主子，漠北的奏报。」

我接过来查看，思索片瞬，又缓缓合上：「准了。」

承安却面色犹疑：「可是朝中……」

「无妨，」我将奏折递给他，笃声道，「那帮老东西我去周旋。」

「主子，虽然有句话不当讲但奴婢还是要说，」眉朴觑了觑我的脸色，疑惑道：「这一年多来咱们天赢军也算训练出了不少精兵，并不是没有可用之人，为何主子非要逆着诸位大臣的意

思提拔女将领，这次还要同时提拔两个，等会又得在早朝吵起来，这不是故意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」

「你以为他们是忌惮我提拔女将领吗？他们是怕我培养党羽，怕我招纳新人，怕我革改朝政。」我冷笑一声，「本朝又不是没有过女将领，开国的护国大将军是女将军，有覆灭疆夷之功的元殊王爷是女将军，更别说仁圣德太后曾以皇后之尊远赴疆夷，清剿遗部，后又领兵回朝救驾……」

话说到一半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，豁然开朗，既有旧例可循，那帮老臣自然没有理由再阻止，待军中有了女武官，朝中便理所当然能有女文官，只要开了这个口子，林阁老他们就再别想拦住我了。

「拟旨。」我对承安道，「军中有才能者，无论男女，皆可任用，诸事不限，不必再特意请奏。」

承安躬了身子：「是。」

眉朴看着承安离开，又看了看我：「主子，有您主政，真是天下女子的福气。」

「傻话，女子帮助女子是天经地义的啊。」我笑着捏了捏她粉嫩嫩的小包子脸，轻道，「世道不公，女子的出路本就稀少，若我能做些什么，也算不枉此生。」

「可是主子又要为此思虑费心，您看，」她面带忧心地指了指镜子，「您看见您的黑眼圈了吗？看见您的头发在根根凋落了吗？再如此忧思下去，头发铁定是保不住了。」

我冷冷开口：「你再也不闭嘴，你的狗命就要保不住了。」

「那.....」她默默往后挪了挪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睛一亮便将自己的散发拢到身前，「主子，您要假发不要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「主子！」承安又匆匆走了进来，「主子，漠北的八百里加急。」

我心猛地一沉，立刻打开一看，原来是天赢军逼退了漠北军三十里的消息，速速浏览一番，我思索着念了念上面出现的最频繁的名字：「冯秉桓，字归箴.....是上次越级升为主将的那个？」

承安点一点头：「是他。」

「主子！」眉朴发也不绺了，满脸八卦的神色跃跃生光，「听说冯将军才十八岁，投军不过一年就已带领着天赢军击退了漠北七次，如今又将那帮狗东西逼退三十里，这还是自傅将军英逝以来我们头一回.....」

她话未说完便住了口，急急地跪下请罪：「奴婢该死！奴婢口不择言，又惹主子伤心了.....」

我摇了摇头，示意她起来，除了给冯秉桓的赏赐，又下令拨了大批的款项给了军需处。

早朝的时候，刑部尚书报上来抓住了当初凌天盟围攻皇城造反的一众主谋，其中就包括了赵错错。

我面无表情地听完案报，轻轻开口：「杀了。」

刑部尚书犹豫一瞬，道：「赵姓女子恳请见娘娘一面。」

「不见。」

「她说.....要替傅将军转交遗物。」

她确实知道我的软肋，我还是去见了她，她几近疯癫地骂我、唾弃我、诅咒我，我面无波澜地任她哭闹，直到她累得再无半分力气，才淡淡开口：「遗物呢？」

「你以为我会给你？」她嘶哑的嗓音像是破掉的锣，带着刺耳的声响，「你永远都别想拿到！你永远都要像我一样活在失去挚爱的地狱里！你知道吗？寒鸦毒是有解药的，只要他来找我，只要他带着你的首级来找我，我就会救他，可是他不肯照做，他不知不肯伤害你，他还要去为你征战拼命，为你加速毒发，他就是为你死的！你永远都要记住，他是因为你才死的！」

「你错了。」我直视着她的眼睛，漠然道，「我只在意我自己，至于别人，死不死都无所谓。我今日肯来，也不过是看你的笑话，顺便告诉你，等你死了，我会将你好好安葬，但会把赵阁主挖出来鞭尸、暴晒、挫骨扬灰，还会请国师施咒，让你们永世不得重逢，永世不得相见。」

我说完便毫不留恋地离开，却转瞬泪落满面，这是我该受的刑，我该赎的罪。

待回到寿康宫后，我小心地拿出了收进柜子的宝贝，风筝上面的痕迹还隐约可见，龙飞凤舞，意气风发，我甚至透过它依稀看见那日琏儿带着蓬勃笑意的脸。

可一旁花灯上的题字却已经渐渐湮灭。

我咬破了指尖，沾着殷红的血珠又将「恙」字细细描绘了一遍。

其实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若想站于高山之巅，便要承其不胜之寒，孤家寡人，孑然一身，一切都是我该受的。

因冯秉桓的天纵英才和漠北的王室堕落的够快，到第三年的时候，漠北就归为了我天赢的版图。

上次花儿凯旋的时候，我曾亲自出关迎接，如今冯秉桓亦算奇功一件，我自然不能厚此薄彼，便借着这个由头，又去了边城。

过了北俞关，我没有坐轿子，特意想看一看这市井繁华，眼瞧着周遭这些年的变化，忽然明白了母亲、兄长和百里牧云所说的天下安宁是一副什么景象。

路过三年前去过的酒楼时，说书人正兴高采烈地讲着近年的传奇战事，说曾经的傅将军是如何的神勇，现在的冯将军又是如何的善战，竟然还提到了我是怎样的宵衣旰食，励精图治。

我最终停在了花儿的墓前。

「天赢胜了，漠北平了，天下再无战事，往后千秋，都是盛世太平。」我抚了抚为他新立下的墓碑，轻轻笑了笑，「不过你应该比我早知道。」

静静坐了良久，阳光渐渐毒辣，热喇喇地刺进眼中，像极了我与花儿初遇那日的燥热焦灼，只是这次，再没人举着荷叶为我遮挡，也再没有人从湖中像小鱼仙一样浮出水面，言笑晏晏地叫我姐姐。

「花儿，姐姐对不住你。」我挖了土，将一直收着的神槎枝埋在了他的墓前，心下怫然苦涩，勉力忍了泪，声音嘶哑道，「若有来生，只盼你岁岁平宁，子孙满堂，可别再.....别再遇见我。」

话音未落，陡然有风旋然刮过，一个风筝竟直直撞进了我的怀里，我拿起来看了看，轻碾了碾它断掉的线头，又望了望花儿的墓冢，泪便落了下来，只觉一别经年，物是人非。

须臾，我起身离开，并未察觉在我转身之后，墓碑前的神槎枝芽缓缓破土而出，翻卷着嫩叶生长，不消片刻便迅速地长成了参天大树，枝丫繁密的影子渐渐遮蔽了我的头顶。

行至马车前，眉朴已经迎了上来：「主子，冯将军快到城外了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：「接风宴可都备好了？」

她应声：「都备好了。」

「走吧。」

我说着便要上车，却远远听得一声清朗的「姐姐！」传入了耳脉，下意识转头望去，却不知从何处骤然刮起了极大的风，漫天漫地的白色纤细花蕊飘然而落遮挡了眼前的视线，但不过片刻风便停了，地上亦是干净整洁，了无痕迹。

我脑中在一瞬间闪过无数的画面，却又深觉莫名，忽然忘了我来这里的目的。

只见一个俊朗少年急急向我奔来，却被侍卫拦在了几米之外，他一双极为漂亮的狐狸眼一瞬不瞬地望着我，恍如烁碎的日光落入浅褐星眸，熠熠生光。

我抬了抬手，侍卫便颌首退到了一旁。

我见他甚是面善，目中便带了淡淡的笑意，连语气都不自觉放轻：「公子有事？」

他张了张嘴，似是忽然忘了自己想说的话，只神色有些恍惚道：「我大概.....是认错人了罢.....」

「那么我便告辞了，请便。」我微微颌首，转身上马，车走起来的时候，轻风将薄薄的窗帘掀了起来，我看见他还愣愣地站在原地。

我垂了垂目，静默着与他擦身而过，快到拐角的时候，却总觉得有什么割舍不下，不自觉地就掀了帘子往外寻着那少年，只见

他亦是朝着我的马车追了几步，最终还是停了下来，蹙着眉头，一副迷茫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马车拐上了另外一条街道，他的身影也一点一点消失在我眼中，我轻轻叹息一声，终是放下了手，怅然若失。

冯秉桓到边城之时已是傍晚，我亲自为他接风洗尘，我是真的高兴，饮酒也没了节制，待酒过三巡，我抬手将桌上的金樽斟满站起身来，眉朴欲上前扶我，我将她推开，大着舌头道：

「本宫.....可以.....」

我摇摇晃晃地往冯秉桓那边走，就在离他几步的时候却被裙角绊了一下，整个人都朝前扑了过去，后知后觉地惊呼一声之时，已被他抱了个满怀。

酒意上头，昏昏沉沉，他的怀中很暖。半晌，我才摇摇晃晃地从他怀里仰起了脑袋，被酒酿熏染的模糊视线中，我恍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，不自觉地就伸手抚上了他的面颊，手没轻没重地捏了好几下：「你是.....你是.....是.....」

我心口痛得厉害，唇瓣翕动了几番都没有把那名字说出来，而他一直肃凛的神色似终于有了裂缝，目色也柔和缱绻，轻轻开口道：「阿祥，我回来了。」

我震在当场，我终于.....终于记了起来。

这双眼睛.....是三年前在小巷救过我那人的眼睛。

是.....琰儿的眼睛。

因当初漠北战事紧急，便秘不发丧，对外隐藏了琰儿的死讯，只作称病，由太子监国，林阁老与我辅政。

如今战事已然平定，虽百废待兴，朝堂却渐起了沸腾激愤，那日一上朝，百官便咄咄逼我立下还权给太子的诏书。

我隐在垂帘之后，懒得听他们的长篇大论，只低声问眉朴：「太子又在玩儿他的鸟儿？」

「.....是。」眉朴一脸苦哈哈地看着我，「听说殿下托人从矜南带回来的鸟蛋今天要孵出来了，殿下不放心要亲自看着。」

「.....罢了，他自小就喜欢这些花草鱼鸟虫的，随他去吧。」我耐着性子继续听完那帮老臣慷慨激昂的废话，轻轻笑了笑：

「之前让我主理政事的是你们，如今逼我让位还权的也是你们，利用完我疆夷少主的身份平定疆夷和北漠之后，就真是飞鸟尽，良弓藏，本宫毫无用处了呗？」

林阁老面上肌肉鼓动了一下，露出不赞同的神色，又要开口讲大道理，我却已走止住了他的话头，冷声道：「跟本宫玩儿过河拆桥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梁靖如吗？」

礼部侍郎素来藏不住心思，闻言脸唰地就白了。

我冷笑一声，当太后这么多年，连你们那点把戏我都识不破，我这么多年白干了呗？

我扬声开口：「把梁靖如带上来！」

凉妃被冯秉桓带上殿来，她一扫往日的怯懦柔弱，只眼中冒火地盯着我，似要在我身上瞪出个洞来。

我知她今日铤而走险是怨恨我让他的儿子成了傀儡皇帝，但恨我的人多了，我压根不在意，只缓缓道：「梁靖如本谋反罪臣之女，先帝仁慈，看在你是太子亲母的份儿上留你一命，却不思悔改，逼宫篡位，覆车继轨，按律当……」

「且慢！」太子匆匆而至，撩起裙袍便重重跪了下去，「母亲犯此大罪皆是儿臣疏忽失察，儿臣自知资质平庸，不堪国任，请降为藩王，即刻启程去封地，不再回京，望母后开恩，饶母亲一命。」

我看着他不过几下便磕得青红的额头，微眯了眯眼：「本宫还记得许给你的承诺，本宫虽不是讲信用的人，但为了你，本宫愿意破例。」

「母后恩慈。」太子低伏在地，掷地有声：「是儿臣违背承诺，请母后处罚。」

「既然太子有如此孝心，本宫也不得不成全。」我佯装为难应下，「那便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朝堂已然喧闹起来。

林阁老开口便是劈头盖脸的怒斥，「盛雪依，你这是要祸乱天下！」

我微微一笑：「本宫祸乱的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」

礼部大臣亦是差点气的跳脚：「先皇只此一个龙子，堂堂太子成了藩王，谁能继任新帝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祖宗家法！」

我淡淡启唇：「不是还有叙承公主？」

「胡闹！」吏部侍郎也忍不住开了口，「历来都没有女子继承皇位之说。」

「以后就有了。」我轻挑一挑眉，「你会习惯的。」

既然你们非要踩我的雷区，就让我们一起在雷区上蹦迪。

说你笨你就犯上了蠢，没看见你们这些老东西唧唧又歪歪，个个气得翻蹦，人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一句话都没吱声吗？

军权一直把控在谁的手里，三军之首的冯秉桓又坚定地站在谁的身边，还有财政大权向来是谁独揽，你们心里就没个一二三四五吗？

其实我早就想整顿朝中沉冗腐朽的风气，可这帮老家伙一直多番阻挠，说什么都不肯开科举纳新人，所以我正好趁着凉妃搞事情将计就计把他们一锅端了。

而这次所谓的「拨乱反正」，终是没反了天去，以太子独身去封地，凉妃留在京城落下了帷幕。

太子走的那日，风和日丽，碧空如洗，我去送了他。

临别之时，我终是忍不住问：「为什么不要矜南的富饶封地，非要去蝗灾频发的汉州？」

他弯唇笑了笑：「我之前托人从矜南带回来的燕鹄的鸟蛋孵出了小鸟，算上之前的养育时间，正是一个完整的繁衍生长周期。」

我疑惑地眨了眨眼，对不起，没听懂。

他看出了我的不解，耐心地续声道：「矜南是天赢最五谷丰和，风调雨顺的地方，那里从来没有闹过蝗灾，因为那是蝗虫的天敌燕鹄的栖息地。燕鹄喜热，汉州偏寒，但还是冷不过京都，所以只要燕鹄能在京都活下来，便也能适应汉州，所以.....」

我恍然大悟：「所以只要是在汉州繁育燕鹄，蝗灾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」

他笑着点一点头：「没错，汉州土地肥沃，若是能解决蝗灾，粮食的产量总是能翻几番的。」

我对他的崇敬油然而生，十分欣赏地拍了拍他的手臂：「行啊小伙子，看来你的鸟儿没白玩！」

他怔了怔，下意识地以指尖抚了抚我刚刚拍过的地方，定定地瞧了我半晌，慢慢地垂了眸，清秀白净的脸上染了淡淡的绯色，薄唇微翕：「是.....过奖了。」

淦，我这该死的温柔。

我轻咳一声，不自在地开口：「那你.....一路走好。」

好个东北炖大鹅！我究竟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！

他闻言眼睫颤了颤，轻轻一眨，翩薄的羽尾便沾了几分晶莹的水雾，总是带着笑色的眼角眉梢亦是熏红一片，整个人都笼罩着掩饰不住的难过。

我呆了我木了我麻了！

我为什么要招惹纯情少男，我为什么要给纯情少男送行！

「呃.....」我斟酌着想要开口，斟酌了半天却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开口。

最后还是太子先开了口：「儿.....」他蓦然停了停，似是难以启齿，顿了半晌才又涩涩道：「.....我走了。」

他说完便拂袖离开，我怔怔地望着他抬手抹眼泪的背影，突然就觉得奇怪的绯闻增加了。

那些大臣对我很有意见，纷纷告病告老要罢朝，我求之不得，一一允准，上午批了假下午就喜滋滋地提前开了恩科大考，不限男女，皆可参试入仕。

托了百里牧云早年开设女子学院的福，这次上榜的人里，女子占了半数，甚至前三甲中有两个都是女子。

待眉朴将考卷呈上来之后，我拿着状元郎那份一连读了几遍，轻笑道：「这个傅寒池的文章倒是颇有傅丞相当年的风采，召来让朕见一见。」

「是，陛下。」

【正文完】

怕没表达清楚，多解释一句：

冯秉桓是换魂之后的狗鹅子。

傅寒池是花儿的真名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